

·海外汉籍·

日藏文澜阁《四库全书》残本四种考略*

张 春 国

内容摘要: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残本四种,经认定属文澜阁写本。残本四种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可据此推知南三阁《四库全书》之原貌;提供了大量的异文材料供校勘,可订正现有文字材料之误;为四库提要增加了一种新的可靠的版本。

关键词: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 《四库全书》残本 文澜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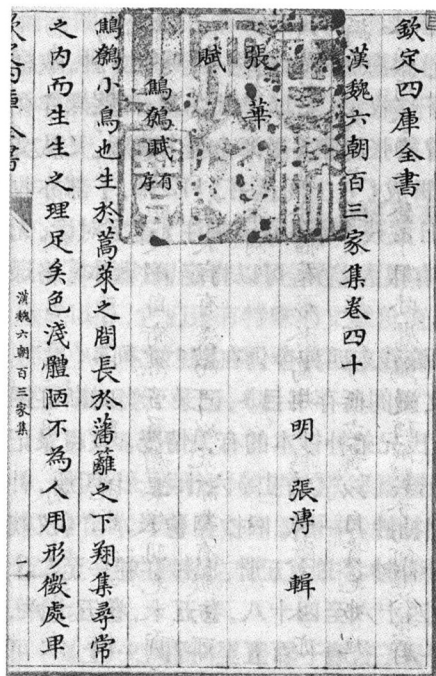
文澜阁《四库全书》因遭太平天国战乱而散佚,幸丁丙、丁申兄弟掇拾丛残,收回八千余册,其余四分之三或被毁,或流入他人之手,经过百余年递传,一些散卷零本见于各地图书馆。如天津图书馆藏元魏初《青崖集》残本三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宋陈渊《默堂集》残本二卷,香港中文大学藏明练子宁《中丞集》二卷,南开大学图书馆藏《忠愍集》等七种^①。笔者近日发现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残本四种(以下简称“日藏残本四种”),未为人悉。我们认为该残本属文澜阁写本,现略加考述,以供学界使用。

一、日藏残本四种之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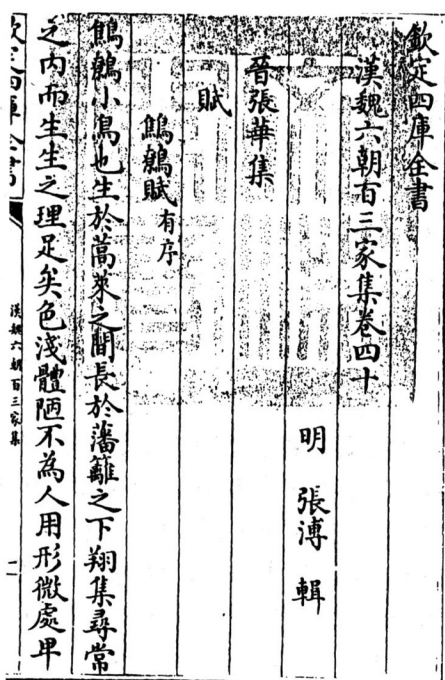
日藏文澜阁写本《四库全书》残本四种,四册,包括经部《春秋地名考略》卷六至卷八,一册;史部《古史》卷二十八至三十一,一册;子部《珞琱子赋注》卷上,一册;集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一册。四种残本形制并同,框高20.3厘米,宽13.5厘米。红格,每半叶八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版心上书“钦定四库全书”,鱼尾下双行小字记书名、卷数。各卷首行均顶格书“钦定四库全书”,次行低一格书书名、卷数,第三行下书作者及其朝代。各册均楷书甚工,然四种残本字迹不同,显然出于不同写手。每册首叶均钤“古

* 本文系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四库全书荟要》研究”(12BZW041)的阶段性成果。

①杨洪升:《文澜阁写本〈四库全书〉残本七种》,《文献》2010年第3期。



图一(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本)



图二(文澜阁抄本)

稀天子之宝”白文大方印(图一),末叶上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大方印。又每册卷首右上角均钤“国立国会图书馆”朱文长方印,系后来所钤。

四种残本均为包背装。每册卷前副叶(前扉)均黏有黄签,上墨笔楷书题详校官姓名,《春秋地名考略》、《古史》、《珞琿子赋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各册卷首黄签文字分别为:“详校官翰林院侍读臣陈万青”、“详校官兵部主事臣杨九思”、“详校官贵州道御史臣孙家贤”、“详校官编修臣邵晋涵”。每册卷后副叶(后扉)均有墨笔楷书三行,题总校官与校对者官职姓名,四册卷后分别题:“总校官编修臣吴裕德/户部主事臣苏保/校对监生臣王绶长”、“总校官编修臣吴裕德/编修臣罗修源/校对生员臣祝孝承”、“总校官编修臣吴裕德/赞善臣恭泰/校对监生臣胡文兰”、“总校官检讨臣彭元琬/编修臣胡荣/校对监生臣谢杨镇”。

二、日藏残本四种属文澜阁本之证据

从每册首叶均钤“古稀天子之宝”白文大方印这一点可知,这四种残本均为四库全书南三阁本。同时验之封面颜色、版框大小、校录人员姓名,无不合乎南三阁本之特征。但究竟为南三阁中的哪一种版本呢?经考查,我们认为是文澜阁本。理由如下:

(一)专录文澜阁《四库全书》之丛书《墨海金壶》所收录《珞琿子赋注》

提要、正文与日藏本《珞琰子赋注》残卷全同。

《墨海金壶》为嘉庆二十二年(1817)张海鹏所辑刊丛书,凡115种,取材悉本四库所录,而以文澜阁本居首,其中子部收录《珞琰子赋注》。而钱熙祚在道光十七年(1837)建“守山阁”贮书,曾得张海鹏《墨海金壶》残版,又从文澜阁《四库全书》中录出流传较少之书,辑成《守山阁丛书》112种,子部亦收录《珞琰子赋注》。将墨海本、守山本与日藏残本《珞琰子赋注》逐字对读,无一不合,而三者与文澜阁《四库全书》本有很大差异,可以肯定,日藏本《珞琰子赋注》乃文澜阁本。

(二)从有关文澜阁之目录记载考知该残本四种今仍在散亡之列。

民国元年(1912),钱恂编有《壬子文澜阁所存书目》,记录了当时浙江图书馆所藏文澜阁《四库全书》原写本及丁氏兄弟补钞本的有关情况。该目录记载:“《春秋地名考略》十四卷,六册,补钞。”“《古史》六十卷,十四册,补钞。”“《徐氏珞琰子赋注》二卷,二册,计补钞者一册。旧抄存卷下。”“《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一百十八卷,九十册,计补抄者二十五册。旧钞存卷一至二十七,卷三十一至三十三,卷四十三、四,卷四十六至四十八,卷五十,卷五十六,卷五十八,卷六十至七十六,卷九十一至一百三,卷一百五至一百十一上。”可证日藏残本四种浙图均无其原写本。

在钱恂编写《壬子文澜阁所存书目》之后的数十年里,浙江图书馆又进行了一些补钞和搜访工作,《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附有《文澜阁四库全书版况一览表》,载今浙江图书馆所藏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版本情况,分别记载此四种云:“《春秋地名考略》十四卷,丁抄。”“《古史》六十卷,丁抄。”“《徐氏珞琰子赋注》二卷,原抄卷下,补丁抄。”“《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一百十八卷,原抄卷一至二十七,三十一至三十四,四十三,四十四,四十六至四十八,五十至七十六,九十一至一百三,一百五至一百十一上。补丁抄。”据此,知民国之后虽然文澜阁原本搜得多卷原写本,此四种残本仍在散亡之列,益可推知其当系文澜阁原写本。

(三)其包背装之装帧方式为文澜阁本之原始装帧。

文澜阁《四库》写本原系包背装,《文澜阁志》曾述其装治云:“每册底面绢里黏钉,不压线。”^①今浙图所藏原写本经丁氏兄弟收回者,多被改为普通线装,而南开大学图书馆所藏文澜阁《四库全书》残本七种,亦被改为普通线装^②。惟此日藏本四种,尚保留文澜阁本最原始的包背装之面貌。

该文澜阁写本四种如何流入日本?《文澜阁志》载:“文澜阁……择人典守,愿读者许到阁借观传写。迨咸丰庚辛之变,阁书散佚,郡绅丁申、丁丙收残籍于兵火中。”因此文澜阁写本流入日本有两种可能:一为咸丰十一年(1861)

^①孙树礼、孙峻:《文澜阁志》卷上,光绪二十四年(1898)钱塘丁氏嘉惠堂刻本。

^②杨洪升:《文澜阁写本〈四库全书〉残本七种》,《文献》2010年第3期。

前借阅者未还之书而散出；二为咸丰十一年至同治三年（1864）间，太平军进驻杭州，文澜阁藏书散佚，当时游民趁火打劫，把抢出的部分散于市面。四种残本当在此时流入日本，时间在咸丰十一年至光绪八年（1882）丁氏补钞残籍前这二十一年间。

三、日藏残本四种的文献价值

作为文澜阁《四库全书》原写本，此四种残本的文物价值是不言而喻的。除此以外，它们还有特殊的文献价值。以日藏《珞琿子赋注》与《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残本两种为例，将其与文澜阁《四库全书》^①本及《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②本比较，可见一斑。

1.《珞琿子赋注》

《珞琿子赋注》有昭文张海鹏抄宋刊本^③、四库写本、墨海本、守山本。墨海本、守山本均源自文澜阁写本，故四库写本是《珞琿子赋注》非常重要的一个版本。将文澜阁残本与文澜阁本对照，其中有诸多差异，亦可见文澜阁残本之价值。

（1）文澜阁本《珞琿子赋注》提要之价值

文澜阁残本卷首提要云：

臣等谨案：《珞琿子赋注》二卷。宋代凡有二本，一为徐子平所撰，已别著录。一即是编，僧昙莹所撰也。钱曾《读书敏求记》称，《珞琿子三命消息赋》二卷，王廷光、李同、释昙莹、徐子平四家注解，与旧本不符。《永乐大典》所载则独题昙莹之名，而廷光与同之说乃悉列为标目，亦小异。或钱氏之本乃后人集四家之说合为一书，故并及徐氏、昙莹之本，则撮王、李之注而附以己说，故其文兼涉二家欤？考廷光之书进于宣和癸卯，昙莹之书成于建炎丁未，在廷光后五年，知非与廷光等同注。而所引董巽、楚颐二序，亦惟称昙莹一人，则当以《永乐大典》独题其名为是也。其说往往以命理附合易理，似不及徐子平注为明白切实。然所列王注推演命限一条颇为精确，昙莹自论孤虚一条亦有可采择，与徐氏之书并行，亦可谓骖之靳矣。上卷之中，三家之注并载。下卷则昙莹自序，以李同、郑璘并称，而卷中无璘一语，疑传写脱佚，或《永乐大典》有所删节，亦未可定也。廷光与同，爵里均无可考。同，《读书敏求记》作仝，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作全，亦莫详孰是。昙莹号萝月，嘉兴人，以谈《易》名一时。洪迈《容斋随笔》载之，称曰易僧。其以易言命，盖由于是云。乾隆五十年二月恭校上。

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②《景印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台湾世界书局影印本，1985-1988年。

③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傅嘉年整理：《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卷九，中华书局，1993年，第二册，第24页。

文渊阁《珞琱子赋注》书前提要与之大致同,惟前部分有些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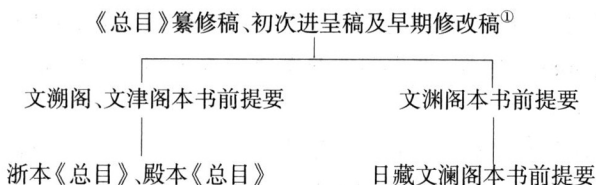
臣等谨案:钱曾《读书敏求记》称,《珞琱子三命消息赋》二卷,王廷光、李全、释昙莹、徐子平四家注解。今考《永乐大典》所载,凡有二本,一本则徐子平注,一即此本,独题昙莹之名,而廷光与全之说悉在焉。或钱氏之本乃后人辑四家之说合为一书,故所题撰人之名互异。抑此本为昙莹撮王、李之注,附以己说,故其文兼涉二家欤?廷光之书进于宣和癸卯,昙莹之书成于建炎丁未,在廷光后五年,知非与廷光等全注。而卷首董巽、楚颐二序,亦惟称昙莹一人,则当以《永乐大典》独题其名为是也。其说往往以命理附合易理,似不及徐子平注为明白切实。然如所列王廷光推演命限一条颇为精确,昙莹自论孤虚一条亦有可采择,与徐氏之书并行,亦可谓殚之靳矣。上卷之中,三家之注并载。下卷之中,则昙莹之注多,而廷光与全之注少。又昙莹自序,以李全、郑澐并称,而卷中无澐一语,疑传写脱佚,或《永乐大典》有所删节,亦未可定也。廷光与全,爵里事迹,均无可考。李全之名,《读书敏求记》作同,晁公武《读书志》作全,亦莫详孰是。昙莹号萝月,嘉兴人,以谈《易》名一时。洪迈《容斋随笔》载之,称曰易僧。其以易理言命,盖由于是云。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显然,文澜阁本《珞琱子赋注》提要不同于文渊阁本书前提要,前者系脱胎于后者。

查文溯阁本、文津阁本书前提要^①、殿本与浙本《四库全书总目》^②,其《珞琱子三命消息赋注》提要与文渊阁《珞琱子赋注》书前提要内容完全相同,而它们所收《徐氏珞琱子赋注》提要又与文渊阁《珞琱子三命消息赋注》书前提要内容一致。核查文渊阁《四库全书》原书和日藏文澜阁本残本,所收录书确为释昙莹《珞琱子赋注》,与书前提要完全一致。因此可以肯定,文溯阁本书前提要、文津阁本书前提要、浙本《四库全书总目》、殿本《四库全书总目》,均将《珞琱子赋注》与《珞琱子三命消息赋注》两种提要颠倒搞错,惟文渊阁本书前提要、日藏文澜阁本提要纠正诸种提要之误,给我们保留了提要修改过程中最可靠最完善的一种版本,十分珍贵。下图(图三)为释昙莹《珞琱子赋注》四库提要各个文本的源流关系,可知日藏文澜阁残本的存在,为四库提要各本之研究又提供了一则例证。

①《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第495页。《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子部,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98页。

②殿本《四库全书总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浙本《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



图三 《珞琰子赋注》四库提要源流示意图

民国年间钱恂《壬子文澜阁所存书目》误题释昙莹之《珞琰子赋注》为《徐氏珞琰子赋注》，估计是因为文澜阁本旧钞只存卷下，钱氏看不到卷上之书名与作者，故只能沿常见的浙本《总目》、殿本《总目》之误，题其书名为《徐氏珞琰子赋注》。而文澜阁本《珞琰子赋注》卷上之发现，也有助于澄清这一误解。

(2) 文澜阁本正文与文渊阁本正文之比较

提要格式不同。文澜阁本提要前三行内容分别为：钦定四库全书珞琰子赋注提要，其格式与《文澜阁志》^②所言一致。文渊阁本前三行格式与此不同，为：钦定四库全书子部七提要珞琰子赋注二卷术数类五命书相书之属。

卷首格式不同。文澜阁本每卷之首第一行顶格为‘钦定四库全书’六字，第二行低一格‘珞琰子赋注卷上’，第三行低十二格写朝代，下空一格为‘释昙莹’，下又空一格写撰字。其格式与《文澜阁志》所言同。文渊阁本各卷首书名‘珞琰子赋注’与朝代、撰者置于一行，均在第二行。

卷末格式不同。文澜阁本卷尾页末行低一格写‘珞琰子赋注卷上’，与《文澜阁志》所记载一致。而文渊阁本无此行内容。

有无原序不同。文澜阁本无《原序》；文渊阁本有《原序》。

文字差异亦有之。如文澜阁本两处‘以干为禄向背，定其贫富；以支为命逆顺，用以循环’，其中‘逆顺用’三字，文渊阁本均作‘详逆顺’，误，文澜阁本是。文澜阁本‘至寅为临官也’，与下文‘至卯为临官也’相对，文渊阁本‘为’字作‘位’，显系笔误。文渊阁本有两处‘如蛇在灰，如鳝在尘’，文澜阁本误将第一处‘在灰’作‘如灰’。文澜阁本与文渊阁本互有正误。

避讳方式不同。文澜阁本‘玄’缺末笔，文渊阁本改为‘元’。

2.《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该书有明娄东张氏刻本、四库写本、光绪五年信述堂重刻本、扫叶山房本

①《总目》纂修稿、初次进呈稿及早期修改稿，反映了提要的早期面貌，现已发现的包括翁方纲、姚鼐、邵晋涵、余集、陈昌图等人的分纂稿、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上海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天津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中国历史博物馆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等文献。遍查其中，均未见《珞琰子赋注》之提要。但就《珞琰子赋注》提要而言，可以肯定，在各阁本书前提要之前，也应有早期底稿与修改稿存在。

②孙树礼、孙峻：《文澜阁志》卷上。

等。四库写本今尚存文渊阁本、文溯阁本、文津阁本、《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及该日藏文澜阁本残卷。四库写本各本有诸多不同。以文渊阁本、荟要本、文澜阁本三者相较：

内容不同：①文渊阁本有《晋张华集题词》与《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目录，文澜阁本、荟要本均无。②文澜阁本卷四十附录保存张华本传，为张华十分重要的传记资料，共1313字，为文渊本、荟要本所无。该传记全抄自《晋书》，将其与《晋书》逐字对读，共有四处大篇幅脱文，脱字达286字。查光绪信述堂本与扫叶山房本之《张茂先集》，脱文全同文澜阁本，知文澜阁本乃信述堂本与扫叶山房本之祖本，足见文澜阁本影响之大。

文字稍有差异：有些系文澜阁本显误例，如《鸛鹄赋》文渊阁本、荟要本均为“种繁类殊”，文澜阁本为“众繁类殊”；《豆羹赋》文渊阁本、荟要本“故曷造晋歌皆为四言”，文澜阁本作“如曷造晋歌皆为四言”；《归田赋》文澜阁本、荟要本“丰荒果之林错”，文渊阁本作“丰蔬果之林错”。有些为文澜阁本正文渊阁之误例，如《归田赋》文渊阁本“聊相羊以纵意”，文澜阁本、荟要本均为“聊相佯以纵意”；《豆羹赋》文渊阁本“被之金石，未必皆当”，文澜阁本、荟要本均为“彼之金石，未必皆当”。有些系各本避讳方式不同，如《环材枕赋》文澜阁本“美灿春荣”，文渊阁本、荟要本作“美晔春荣”，“晔”缺末笔。

格式不同：文澜阁本“有序”二小字被抄为双行（见图一），这正合《文澜阁志》所谓“书中细注均夹行平列，不得单行”^①的记载。文渊阁本、荟要本均为“单行小字”。文澜阁本各篇名上空两格，文渊阁本、荟要本上空三格。

据上析，日藏文澜阁《四库全书》残本四种从形式到内容均有重要价值。

一、可据以部分推知南三阁《四库全书》之貌。

江南三阁《四库全书》，文宗阁、文汇阁本于咸丰间遭太平天国战乱被焚。丁午《文澜阁购补遗书议》中称“今文汇、文宗二阁之书一叶无从访觅”^②，今亦未见残册公布于世。关于文宗阁、文汇阁的材料亦极稀少。以此四种之函册情况为例。国家图书馆藏《文宗阁四库全书装函清册》著录该四种典籍函册情况为：《春秋地名考略》一函，见经部卷一；《古史》二函，见史部卷二；《珞琭子赋注》、《珞琭子三命消息赋注》、《三命指迷赋补注》合一函，见子部卷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十四函，见集部卷四。江南三阁，惟文澜阁原本残卷尚存，故其片羽吉光，弥足珍贵。日藏文澜阁本分册情况与文渊阁本不同。如《春秋地名考略》，文澜阁本卷六卷七卷八为一册，文渊阁本卷六卷七为一册，卷八卷九为一册。再如《古史》，文澜阁本卷二十八至三十一为一册，文渊阁本卷二十四至卷三十为一册，卷三十一卷三十二为一册。再如《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文澜阁本卷四十为一册，这与荟要本分册同，文渊阁本则卷四十、卷四十一为一册。

①《文澜阁志》卷下。

②《文澜阁志》卷下。

我们从日藏文澜阁残本分册状况可推知,文宗阁、文汇阁等南三阁函册状况与北四阁不同。同时,日藏文澜阁残本四种在封面颜色、版框大小、钤印状况、提要格式、卷首卷末格式、函册、是否誊录序言、目录等方面也呈现出南三阁本异于北四阁之风貌。

特别是与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文澜阁《四库全书》七种残本^①相较,日藏文澜阁《四库全书》四种残本有其更为独特之价值。^①内容上,日藏文澜阁本多保留作者本传,而删除《原序》,这些内容的选择影响了后世版本的刊刻。如文澜阁本《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附录保存的张华本传千馀字,为张华十分重要之传记资料,为文渊本、荟要本所无。后世信述堂本与扫叶山房本之《张茂先集》均袭自文澜阁本。再如文澜阁本删除《珞琭子赋注》原序,该做法亦为后来之《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所承袭。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文澜阁本则未保留文澜阁本这些特征。^②日藏文澜阁本为我们研究《四库全书》纂修与提要撰写及修改的复杂过程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如上文所言日藏文澜阁本《珞琭子赋注》提要。此点亦优于南开文澜阁本。

二、提供了大量的异文材料可供校勘,可校现有文字材料之误。

从以上日藏文澜阁残本与文渊阁本的比较中可知,文澜阁本各种集子抄校情况不一,水平参差不齐。有些非常粗疏,如《春秋地名考略》,仅卷六“郑”条目下就有数十条错误;有些比较审慎,如《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文澜阁各种集子避讳情况不一,有些避讳甚严,如《春秋地名考略》遇“丘”改为“邱”,有些不避讳,如《古史》遇“丘”字不避讳,即使避讳,避讳方式也会有差异,或缺笔,如文澜阁本《珞琭子赋注》遇“玄”字缺末笔;或改字,如《汉魏百三家集》遇“晔”改为“灿”,《珞琭子赋注》遇“丘”改为“邱”。故对七阁本评价时,必须具体对象具体分析,泛泛而谈没有意义。

将日藏文澜阁残本与文渊阁本、荟要本比较,其大量的异文材料可供校勘,可校现有文字材料之误。除上文已经列举的数端外,尚有文澜阁本《珞琭子赋注》之校对监生为胡文兰,可证《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中“胡又兰”^②之“又”为“文”字之误。

四、日藏残本四种的不足

当然,日藏残本四种也有诸多不足,我们以日藏《春秋地名考略》与《古史》残本与文渊阁本之比较为例。

1.《春秋地名考略》

两本相校,文字内容方面有诸多差异,多为文澜阁本显误,如卷六文渊阁本“新郑县”,文澜阁本“新县县”;文渊阁本“《国语》谓之”,文澜阁本“《国

^①杨洪升:《文澜阁写本〈四库全书〉残本七种》,《文献》2010年第3期。

^②《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987页。

谓》谓之”；文渊阁本“新郑”，文澜阁本“亲郑”；文渊阁本“孔颖达”，文澜阁本“孔隶达”等。

有文澜阁本抄写者或校对者发现其误加以改动例。如卷六“索氏”条，文渊阁本末两行文字自“亦因于”至“存之俟考”，均为双行小字，在文澜阁本中被散置为三行。细查文澜阁本，该三行墨色与行款均与全书不同，显系经过改动，使原本行19小字被排置为16字、18字不等。又如卷八版心记“二十四”页末行，文澜阁本亦于行19小字处挤入21字，显系修改。

亦有文澜阁本抄写者发现其误不予改正，反加掩饰，新增错误例。卷六文渊阁本“治今仍为县”，文澜阁本作“今仍为为县”，估计是文澜阁本抄脱一“治”字，抄写者在抄写完“今仍为”三字后，即发觉前面脱文，抄写者未进行修改，而在后文有意衍一“为”字加以敷衍，以使下文与誊清稿本一致，类似例证还有许多。如文渊阁本“后乃改为鄢陵耳，郑亡为韩地”，文澜阁本作“后乃改为鄢郢陵耳，郑亡为地”；再如文渊阁本“临颖县北三十里有巨陵亭”，文澜阁本作“临亭颖县北三十里巨陵亭”。

凡此都说明，文澜阁本《春秋地名考略》抄写质量远不及文渊本，校勘甚为粗疏。

2.《古史》

将日藏《古史》卷二十八、二十九与文渊阁本《古史》相校，有10处不同，均为日藏文澜阁本误，其中八例误字，两例脱文。误字包括：卷二十八文渊阁本题“晋范文子列传”，文澜阁本作“晋范文公列传”；文渊阁本“而使其祝宗祈死”，文澜阁本作“而使其祀宗祈死”；卷二十九文渊阁本“范宣子畏而逐之”，文澜阁本作“范宣子畏而遂之”；文渊阁本“谁敢不勉”，文澜阁本作“谁敢不免”；文渊阁本“所由倾覆也”，文澜阁本作“所有倾覆也”；文渊阁本“栾氏之难”，文澜阁本作“栾武之难”；文渊阁本“则必有咎”，文澜阁本作“则必有欲”；文渊阁本“执鲁季孙意如，既而将归之”，文澜阁本作“执鲁季孙意如此，而将归之”。脱文为：卷二十八文渊阁本“为赵氏所灭”，文澜阁本作“为赵氏所”；卷二十九文渊阁本“有事而无业（事则不经；有业而无礼，经则不序）”，文澜阁本作“有事无业”，与下文对应不工。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因为日藏文澜阁残本存在这些不足而忽视其重要的文献价值。

【作者简介】张春国，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专业博士生，河北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古籍整理与元明清文献。